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朝 野 類 要

唐宋史料筆記



中
華
書
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朝野類要

(附朝野類要研究)

〔宋〕趙升 編

王瑞來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朝野類要:附朝野類要研究/(宋)趙升編;王瑞來點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07.10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05895-6

I. 朝… II. ①趙…②王… III. 雜史-中國-南宋
IV. K245.0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55109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朝 野 類 要

(附朝野類要研究)

[宋]趙 升 編

王瑞來 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印張·4 插頁·16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冊 定價:26.00 元

ISBN 978-7-101-05895-6

朝野類要序

僕自幼入

京都觀其

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搢紳間衆所稱謂皆蒙
然無所知識求之於書甚爲簡略或無載紀後歷聞
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寢久雖曰強記終不如弱
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逮今歲自九江歸
舍而舊所紀述間爲鼠蠹之餘弃之可惜又以好事
者來需第須別錄既病且懶遂移書札之費增而鋟
之于木不獨有以應酬亦足以廣四方之見聞惟其



朝野類要卷第一

文昌趙升集錄

班朝

御殿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祀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及

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祥端陽捷上壽賜宴則紫宸殿宴對蕃使則崇德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宴則集英殿郊祀稱賀則端誠殿諸班直推堦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內殿如萬歲復古述英葉珠凝華福寧睿思殿

今上

集建北

宮後宮之殿又不十也



原



朝野類要序
僕自幼入

京都觀

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搢紳間衆所稱謂皆蒙
然無所知識求之於書甚為簡略或無載紀後歷聞
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寢久雖曰強記終不如弱
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逮今歲自江歸
舍而舊本間為鼠蠹之餘棄之可惜又以好事
者來需第須別錄既病且懶遂移書札之費增而鋟
之于木不獨有以應酬亦足以廣四方之見聞惟其

朝野類要卷第一

御殿

班朝凡十二事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
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祀日分則御後殿正旦
冬至及

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祥

瑞

聖壽賜宴則紫宸殿宴對蕃使則

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宴則集英殿郊祀



文昌趙升集錄



前言

朝野類要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筆記。與其稱之爲筆記，倒不如將其視爲辭書更爲貼切。歷來著書立說，舞文弄墨，是士大夫的專利與雅好，尤其是在士大夫政治佔據統治地位的宋代。但這部朝野類要却是個例外，出自士大夫以外的布衣之手。宋代伴隨着經濟的發達，印刷業繁榮，書籍的刊刻出版已經走向市場化。除了翻刻名著，大多書坊推出的新書，或是托名聞人，或是真名隱去。然而朝野類要的主人儘管地位低微，却是有名有姓。不過，雖然有名有姓，却又身世不詳。本該廣爲流佈的實用的辭書式筆記朝野類要，悄然問世後，却似乎隨即遁世，頗爲罕睹。如上所述，這部篇幅無多的朝野類要充滿傳奇色彩，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謎。正因爲如此，吸引我的不僅是具有研究價值的内容，還有圍繞着這部筆記的諸多之謎。幾年來，我和我在日本東洋文庫的同行，一直在作朝野類要譯注。一方面是作業的一環，另一方面也是解謎的驅動，使我對朝野類要作了稍爲詳盡的研究。這些研究見於正文之後的幾篇文章。作爲前言，在這裏只是簡單地概括一下結論性的内容。

先說筆記的主人。首先我對筆記的主人作了正名。究竟是作「趙昇」還是「趙升」，

在清代發生混亂，並出現了聚訟。我根據較早的版本，以爲當作「趙升」。對於趙升的生平，素稱長於考證的四庫館臣也束手無策，在四庫提要中以「其始末亦不可考」一語，無可奈何地含糊過去。同是在乾隆年間編纂的續文獻通考，在兩處的重複著錄中，一處說「里貫無考」，一處說「仕履無考」。不像許多的文人筆記那樣，在這部辭書式的筆記中，没有一句趙升的「夫子自道」。唯一透露出其生平點滴的，是書前短短的趙升自序。根據這些許的綫索，並參諸其他資料，運用古代天文學的分星與分野相應的原理，確定了趙升自署里貫文昌爲江西臨川。繼而又根據宋人詩題的記載，推測了趙升晚年行止的雙桂書院之所在。然而，最使我棘手的是，無法對趙升所從事的職業和活動範圍下一個鑿實的結論。僅僅根據趙升自序與朝野類要的內容特徵，我推測他出生於臨川，自幼去了南宋首都臨安，在那裏的書鋪從事訴訟與公文寫作的職業。這種書鋪不同於現在的書店，而是類似今天公證處以及律師事務所。晚年經由九江回到臨川，在家鄉的小書院臨川書院終了一生。然而，本來如此明瞭的考證結果，又因發現日本所藏重編詳備碎金中的資料而另生枝節。根據與朝野類要成書時間相隔不滿兩年的這部重編詳備碎金的序文與刊記，趙升則可以被看作是書坊的經營者。這樣，除了里貫無改，趙升的履歷就要重寫：出生於臨川的趙升，自幼去了南宋首都臨安，並定居在那裏，以經營書籍刊行出版的書店爲生。對

趙升職業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推測，無法互相說服。於是，對趙升生平的考證就成爲我自己的考證史上最爲奇特的經歷：兩說並存，任由讀者判斷。朝野類要所記，多爲南宋寧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時事，而趙升自序所署時間，又爲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並且在序中云「既病且懶」。因此可以推測，趙升此時已步入晚年。以端平三年爲基本下限，一生不曾爲官的趙升，當主要活動於寧宗時期。

知人論書，知人固然重要，而更重要是論書。朝野類要的內容價值，纔是我們今天所看重的。那麼，朝野類要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前面只說是一部辭書式的筆記。下面就簡單地介紹一下朝野類要其書。歷來的書目著錄，或是將其歸入史部政書類、故事類，或是將其歸入子部書類、雜考類等。這些歸類都反映了朝野類要的辭書特徵。根據這部筆記的這種辭書特徵與「文昌趙升集錄」的自署，與歷來的著錄稱作「撰者」不同，我把趙升視爲編纂者。這部筆記的篇幅不大，只有兩萬餘字，然而却分門別類地對宋朝的各種典章制度以及習俗用語的由來與變遷作了扼要而廣泛的介紹。朝野類要所記述的制度、習俗與用語，有不少就連當時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四庫提要在介紹和評價朝野類要時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

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識神怪者，固迥殊矣。

因此，朝野類要對於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極爲寶貴、不可不讀的資料。儘管朝野類要不像許多有名的筆記小說那樣生動有趣，大多是近於枯燥的詞條解釋，但近代以來，已爲學者們所重視。從辭書編纂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國法制大辭典就收錄了許多朝野類要的條目。八十年代出版的迄今爲止最大的漢語辭書漢語大詞典，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類要的條目。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宋史卷中有關制度史的詞條，幾乎就是朝野類要的現代語譯。此外，翻檢宋史點校本的校勘記，發現在整理宋史時，當時的學者們也廣泛利用了朝野類要。不僅限於比較專門的歷史研究和辭書編纂領域，朝野類要所解釋的詞條，也爲各個領域的學者和文人所重視。比如，「新聞」一詞的出處，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帶官」、形容長篇奏疏的「萬言書」、防止官僚間結黨營私的「禁謁」，以及「脚色」、「爵祿」、「清要」、「請假」等，包括三十年代魯迅在內，迄今爲止，不斷被反復引用。以上所述，都顯示出朝野類要在研究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一部書的體裁與內容，往往與寫作者的職業有着一定的關係。觀察朝野類要的表裏，其內容範圍與敘述方式，處處都顯示出與出自士大夫之手的筆記所不同的體貌特徵。

本書既不屬於編纂者本人敘述親歷的「經歷型」，也不屬於學究式旁徵博引的「考證型」。縱觀全書，很少引述他書。這一點與文人筆記的輾轉徵引反復辯駁成爲鮮明反差。朝野類要的這種體貌特徵，也隱約地透露了趙升的身份。根據前面對趙升生平的考證推測，趙升的職業無論是從事公證和訴訟的書鋪業者，抑或是書籍出版業者，總之都不屬於士大夫階層，則是明確的。那麼，趙升這樣的身份，對於朝野類要的編撰有什麼影響呢？就典章制度而言，官僚士大夫的記述，往往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某種典制的設置與變遷。這種記述是親歷者關於這種典制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其價值無疑是寶貴的。然而，官僚士大夫的親身經歷，也往往是個別的、局部的經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從這一點來看，朝野類要的百科全書式的廣角記述，則全然不同。此外，學者的考證式的記述，往往注重於典章制度的變遷，而未必是以當時所實施的典制爲中心。然而，趙升的職業所追求和注重的，則是朝野類要這種當代官場小百科的全面、準確與實用。當時的許多官僚士大夫對繁冗的典章制度已經不十分清楚，以至於在升遷轉徙之際要依賴書鋪業者來準備必需的文件。無庸贅言，在訴訟的方面，書鋪業者也是此行獨擅的專業人士。這也表明，與現代社會一樣，在行政與法律制度相當發達的宋代，的確需要依托專業人員來處理某一領域的專業事務。同樣，即使是作爲書籍出版業者，爲了保證信譽和銷路，也一定要追求

書籍內容的準確與實用。因此，從趙升的身份與職業來看，朝野類要在內容上的準確性，要比同時代的士大夫單憑興趣所記述的有關典章制度的一鱗半爪的筆記也要高得多。如此說來，由於趙升身份與職業方面的原因，居然爲後世留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制度史的資料集。不過，正如辭典與研究專著不同一樣，朝野類要所介紹的典章制度與官場掌故，多是常識性的東西，儘管這些常識在當時有些已經成了不爲常人所曉的非常識。當然，對這些制度性的記載深究下去，就會發現有許多解釋並不準確到位。但我們似乎不應當對身處官場之外的布衣趙升求全責備。畢竟朝野類要不是研究專著，畢竟朝野類要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不爲當時人與今人所曉的資料參考。出於職業需要，趙升所述，多爲他生活時期的活着的制度與習俗。比如，他在卷四「家諱」條提及的人物張嗣古，在朝野類要問世時還在爲官，尚未作古。由此一例即可見朝野類要的新鮮度。這種價值對於研究相對薄弱的南宋中後期制度史來說是不言而喻的。

朝野類要本該廣爲流傳，然而由於編纂者低微的布衣身份、書坊的發行範圍以及書籍本身的篇幅較小等諸多原因，致使在問世之後，一直隱而不彰。對於朝野類要，不僅宋史藝文志沒有著錄，在任何存世的宋代文獻中都找不到它的名字，彷彿就不曾來到過世間。在元代也沒有任何記錄。到了明代，最早的徵引是明初編纂的永樂大典。然而猶如

流星划過，此後再沒有被明人的著述徵引。最早的書目著錄，是明中期的文淵閣書目。此後，到四庫全書編修之前，大約有十餘家書目著錄。這說明一綫若絕的朝野類要，始終沒有走出藏書家的圈子。直到清代中期編修四庫全書，廣泛地發隱抉微，若隱若現的朝野類要才真正重出江湖。伴隨着四庫全書的編修，其衍生物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與知不足齋叢書的刊行，朝野類要才化身千百，廣爲人知，廣爲刊行，廣爲引述。不過，對於朝野類要的版本源流，人們幾乎是不甚了了。

關於朝野類要的版本，現存最早的刊本爲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的史學刻本。此外，抄本有兩部明抄本，近十部清抄本。在四庫全書編修之後，出現的刊本均爲叢書本，除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與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其翻刻本之外，還有榕園叢書本、筆記小說大觀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四庫全書編修之際，儘管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徵集珍本善刻，但也沒有找到一部好的朝野類要刊本或抄本作編修底本，找到的是一部脫闕嚴重的清抄本。對於編修底本中因脫闕嚴重而文義不屬扞格難通之處，四庫館臣直逞胸臆，進行了大膽的增刪補綴作業。經過四庫館臣的再加工，朝野類要終於以整齊美觀煥然一新的面目重新問世。然而，這部新生的朝野類要，已與明刊本和明抄本拉開了距離，已經不同於趙升原作的朝野類要了。所幸四庫底本尚存世間，其上四庫館臣的朱墨筆加

工的字跡與指示符號赫然俱在。對比明刊明抄，四庫全書編纂之際，四庫館臣不負責任的加工對文獻損害的秘密，終於露出冰山一角。似乎有必要對存世的四庫底本作全面研究，在學術層面上重新拷問四庫全書的價值。

今天人們看到和使用的朝野類要，都是四庫館臣加工品的衍生物。鑑於這一特殊性，我的校勘作業也與通常古籍校勘的「校誤不校正」不同，主要作的是對通行本朝野類要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以在避宋諱和尊宋帝形式上最接近趙升宋刻原貌的明刊本為底本，詳細對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將四庫館臣的加工在校勘記中一一指出。並且，在使用其他早期抄本與文獻中的朝野類要引文作為參校的同時，還根據校勘所需使用了有關的宋代文獻。在這裏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我的校勘吸收了不少我的日本同行的譯注成果。從二〇〇〇年以來，在中嶋敏先生主持的宋史選舉志譯注的事業結束之後，日本東洋文庫的研究班便開始了朝野類要譯注。由於我也一直參與其中，所以這個研究班的研究活動是促成這部朝野類要的點校與研究問世的主要動力。這個研究班的負責人是渡邊紘良先生。參加者有安野省三、安田修一、內河久平、相田洋、近藤一成、長谷川誠夫、土肥祐子、渡邊穎房、青木敦等先生。

鑑於朝野類要的辭書性質，為了便於使用，我在書後為正文編製了索引。從索引中

所見的辭條出現的頻度，也可以窺得南宋中後期政治與社會變化的一斑。

朝野類要篇幅不大，却是在我的研究經歷中投入最多、費時最久的一項研究。爲了調查版本，我曾幾度回國，穿梭於北京、上海、南京，還飛越海峽到過臺北。其中的許多經歷，已成爲學人互助的溫馨記憶。值本書付梓之際，還要特別感謝中華書局編輯部概允將本書納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並破例加入研究篇、彩色書影等，使本書更爲充實和完整。

王瑞來

丁亥三月櫻花時節識於東京

總目

前言……………一

點校篇……………一

卷一……………二一

卷二……………四三

卷三……………六五

卷四……………八一

卷五……………九八

附錄……………一〇

研究篇……………一九

朝野類要編纂者趙升考……………一二一